

潘郎憔悴

漢國
蕭
逸
著



蕭逸作品全集（之二十六）

潘郎憔悴

「美国」蕭逸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大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：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，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薈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，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管将军下朝回府，卸下官衣，在凉台上乘凉吹风，见次子照夕，在花园内手弯铁背竹胎弓，仰首望着天空一群饿鹰，欲发又止，不由皱了一下眉，转首对太太陈氏道：

“这孩子，一天到晚，只知道走马射箭，对于今秋的大考，像是根本不放在心上，我看他怎么得了啊！”

太太睨了儿子一眼，却微微一笑道：

“年轻人，骑马射箭也不是坏事，我倒挺喜欢这孩子的，你别老说他！”

管将军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倒说得好，不是坏事，今秋大试要是落榜，我看他有什么脸见人！”

太太出身杭州，却在北京长大，说得一口道地京片子，清脆动听，此时格格一笑，道：

“教你说得我们儿子成了饭桶了，对门江提督两口儿，就是最疼这孩子，见一次夸一次，昨儿晚上我们斗牌的时候，还一再提，教我跟你说，要收他作干儿子呢！看样子，他家的那个闺女，也很想跟咱们攀亲！还有方军门他们，哪一个不夸他，说他允文允武，人家都这么说，只是你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将军已不耐道：

“好了！别说了！”

他把府绸马褂袖子挽了一下，瞪着虎目道：

“我只要一说他，你就护着他，我真不知道你想些什么，是爱他呢还是害他？”

将军吐了一口气，继续道：

“你以为你这样做是爱他？老实说，你真把他害死了！”

太太愣了一下，她真不明白，当下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什么……我把他害死了？我怎么害他了？”

将军气得叹息了一声，摇了摇头道：

“你这还不是害他？成天光看着他玩，他把老师给气走了；再请，又气走了！我就没看见你说过他一句，这么下去怎么得了？你说！”

太太嫣然一笑道：

“就为了这个呀！你也值得生气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那时孩子小，哪家小孩子不皮，再说，那先生哪一个是真有学问的，照我看，都是混饭吃的，走了算了。”

太太忽然声音压小了，把身子靠近了将军些，小声道：

“你都不知道，前个月走的那个周老师就和蓝红……”

“蓝红”是府里的一个丫鬟，太太已打发她走了。

将军一皱眉道：“瞎说！”

太太拍了一下腿道：

“哎呀！你一天到晚在外面，知道屁呀！这事情不是一半天天的了，家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？就是你一个不知道！你说，这像什么话？这都是你找来的好先生，儿子跟他学，能学出什么好来？”

管将军这才有些信，用手在石柱上重重拍了一巴掌，道：

“这事你怎么早不告诉我？”

太太愣了一下道：

“早？唉呀！叫他们走了不结了，还告诉你干什么，你那脾气，告诉你还得了！”

将军摇了摇头，把预先凉好的开水，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三杯。

管将军自约甚严，从来不吸烟不喝酒，数十年东征西讨，为朝廷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生平嗜好围棋，再就是听戏，生活很有规律，早起早睡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但却有一怕，就是怕热，热起来三四个小子扇扇都不够，有时候干脆就泡在冷水池子里不出来了。

将军虽是武将，却博览诗书，知人善任，眼光高超，真不失为标准儒将！

夫妇二人，正谈说间，忽听远处院中一片嬉叫之声，管将军不由探了一下脖子，说：

“你看看，这小子不定又捉弄谁了，也不小了，还这么淘！”

太太对儿子很了解，闻言只是微微一笑道：

“你也不要说他，你自己十七岁比武还杀过人呢！这是你自己对我说的，我可没屈说你吧？”

将军一愣，气得直摇头，连连喟叹道：

“好太太！你尽管护着他吧！真是气死我了！”

正说之间，却见一个丫鬟，头上梳着两条小辫子，这丫鬟却把小辫子打了个结盘在顶头，夏天天热，翠绸小衫的小袖，也卷起老高，露出一双藕也似的小胳膊，她一面跑一面叫：

“太太！太太！看呀！”

说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已进了堂屋，管将军在凉台上一愣道：

“你看！这孩子又闯祸了不是？”

太太也皱了皱眉道：“不可能吧！”

却见纱门启处，那个小丫鬟笑着跑进来了，她手里却提着两只巨大的苍鹰，鲜血兀自汨汨滴落不已，一进门先请了个安，叫了声：“太太！”

眼见将军也在座，不由怔了一怔，赶紧把两只鹰放在身后，红着脸，发窘地又叫了声：“啊！将军也回来了！”

管将军点了点头，哼道：“什么事呀？以后不兴这样，大嚷大叫的成什么样子？有话说就是了！”

小丫鬟被说得眼圈直红，口中连连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太太看不过去，她最疼儿子跟前这个丫鬟，当时笑脾着将军道：

“你也是！自己家里有什么关系？看把她吓得！”

随即一笑道：“思云呀！有什么事你这么喜欢？”

小丫鬟看了将军一眼，一脸为难之色，半天才结结巴巴道：

“哦！没什么……没什么……”

一面后退着，想往外跑，将军哼了一声道：

“拿出来吧，我都看见了，又是那个畜生作的怪是不是？”

思云这才红着脸把一双鹰儿拿出来，放在地下，太太口中叨叨着：

“哎呀！这个该死的……好好的老鹰你打它干什么！”

可是她仍然慢慢走到了那两只死鹰前，低头细看了看回头对将军一笑道：

“这孩子真是一手好箭法，比你强多啦！”

将军又哼了一声，太太才又回过脸来，笑着问道：

“射到哪儿啦？你看还动弹呢！”

思云见将军没骂人，胆子不由大了，这时见太太笑，她也不由

笑了，一面小声道：

“射着脖子了！”

说着还在自己粉颈上指了一下，太太又念了一声佛，笑眯眯道。

“以后快别叫他射了，老爷刚才还在说他呢！”

思云笑道：“太太你看呀！两只老鹰的脖子……”

太太翻了一下眼道：“傻丫头，我看那个干什么？怪血腥的！”

思云笑道：“太太看嘛！”

说着低下头小声道：“两个脖子挨在一块的！太太看！”

太太禁不住仔细一瞧，不由叫开了，回头向将军招手道：

“我的老天，你来看看吧！”

将军也忍不住凑上来，低头一看，只见二鹰双颈竟是为一箭所穿，那箭还插在脖子里呢！

管将军虽习射多年，可是对儿子这种神技，也不禁惊得目瞪口呆，顿时赞了一声：

“好箭法，这叫做一箭双雕！啊！不，应叫做一箭双鹰！”

小丫鬟见老爷也不气了，不由乐开了，当时嚷道：

“真了不起，好高啊！少爷只一箭，乖乖！”

将军被这小丫鬟逗乐了，回头看了她一眼道：

“他怎么射的？”

思云笑着迈开了一条腿，上身向前一伏，学着样子，两手拉弓盘箭，口中道：

“这样一拉一放，嗖的一声……”

将军见她学得滑稽，不禁哈哈笑了起来，太太也格格笑开了，遂道：

“这孩子在哪呢！你把他叫来！”

思云拍了一下手道：“好！我去叫他去！”

将军一听叫儿子来，马上把笑容收住了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太太忙嘱咐道：

“等会儿他来，你别又说他，儿子也不小了！”

将军没出声，须臾就见花丛小道中，出来两个人，前行的是小丫鬟思云，后面行的，却是一身修长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剑眉星目的年轻人，一面走，似闻他道：

“不叫你拿去，你偏要拿去，这一下好了……爹爹要是骂我，你

高兴是不是？”

前行的思云回头笑道：“得了，少爷！这一次管保不会骂你。”

俊公子哼了一声道：

“不骂？哼！哪一次都说不骂，结果一挨骂，你就溜了！”

小丫鬟抿着嘴笑，将军在凉台石栏杆里把二人的话都听见了，心中动了动，暗忖：

“要说这孩子，也没什么错，就是爱学武，学武也不能算坏事呀！”

他一只手摸着下巴，思虑了一下，浓眉皱了皱，却见照夕魁梧的身材已经进来了。

他双手抱拳，给二老行了一个礼，叫了声：

“爹爹！娘！”

太太早笑着过去，握住了他一只手，道：

“来，坐在娘跟前！”

照夕忸怩了一下，儿子大了，有时候对母亲的温情，总会觉得不自然，何况还有人在边上。

他红着脸笑道：“我……还是坐在这里好！”

说着走向一个位子坐了下来，太太嗔道：

“你看你这孩子，坐在娘跟前怎么啦？”

将军一挥手道：“好啦！孩子是让你惯坏了！”

太太正要还嘴，管之严却用手一指地上的鹰，笑道：“这鹰是你射的不是？”

照夕见父亲面有喜色，不由乐道：“是孩儿射的，还有两只，我叫念雪送到厨房去了！”

思云、念雪是太太陪房的两个小丫鬟，都是十七岁，因疼儿子，都拨过去，服侍照夕。两个小丫鬟在府里娇得很，人又机伶，大家都很喜欢她们两个，两个小丫鬟更是有恃无恐了！

再和照夕凑上，三个人坏点子比谁都多，府里面谁一沾上他们，算是该倒霉！

太太闻言笑道：“真是笑话，老鹰肉哪能吃！”

思云在一旁答腔笑道：“可好吃呢！上回少爷自己烤了一只，我尝了一点，和鸡肉差不多，就是有一点酸！”

管将军哼了一声，小丫鬟吓得话才停住，照夕觉着不大得劲，目光看着父亲。

管之严皱了皱眉道：“一个月前，我叫你看的那一部《少仪外传》你读得怎么样了？”

照夕笑道：“孩儿早已读熟了，吕祖谦的东西，差不多我都看过了！”

将军不由一怔道：“啊！你都读过了？我看你整天玩，怕没有许多工夫念书吧？”

说着看了太太一眼，转过目来，笑道：“这我倒要考考你了！我问你所谓‘东南三贤’那时候是指的哪三人？吕伯恭先生生平有些什么成名之作？你说说看！”

照夕想了想道：“所谓东南三贤，是指宋朝当时的大理学家朱熹、张栻和吕祖谦。”

将军点了点头，照夕看了母亲一眼，遂又道：

“祖谦先生晚年在金华城中的泽春院广会文友，著有《东莱集》四十卷，又作《古周易》、《春秋左氏传说》、《东莱左氏博议》、《大事记》、《历代制度详说》、《少仪外传》、《古文关键》等。”

管将军连连点头，心中不禁暗惊道：“这孩子学问不错啊！”

当时含笑道：“你以为吕先生生平为人如何？”

照夕想了想遂道：“要说这个人，孩儿以为他少时个性过于偏急，易喜怒，不免失交于人！”

将军方自摇头，照夕却道：“不过据其小传自言，一日读孔子言：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’，平时愤怒疾然冰释，总而论之，此人不失为一可敬的博学之人！”

管将军不禁拍了一下手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你和我看法完全一样！”

说着连连点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平日不见你多读书，你倒有些鬼聪明，倒是难得！”

又笑了笑：“我请的这位池先生，是进士出身，我好不容易礼聘来的，你要好好敬重他。昨天听他说，你文思敏慧，只是厌于文章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，太太却在一边摆手，可是照夕点了点头道：

“是的……”

将军一怔，不悦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照夕喃喃道：“孩子以为文章随兴而发，若强而为之，似乎失去为文之意……”

将军吐气道：“简直胡说八道，你莫非没有读过颜之推家训：‘文章陶冶性灵，从容讽谏，人其滋味，亦乐事也！’难道颜之推见解还不如你？”

照夕看了父亲一眼，讷讷道：“可是韩愈也曾说‘文章之作，恒发于羁旅草野，至若王公贵人，气得自满，非性能而好之，则不暇以为！’孩子并非厌于为文，只是不喜日日强而为之，昨夜因走马近郊，适过寒涧，归后因作《冷泉心曲》，池先生亦赞为上好之作，爹爹如喜看，孩子可呈上请阅！”

管将军不由一怔，心中虽不以照夕之意为意，只是一时却想不出辩白之词，当时眨了一下眼睛，闷哼了一声道：“好！过两天你送来给我看看！”又道：“你的见解也并非不对，只是文学之特质，我以为实可慰人、可亲人、可感人，我儿如仔细玩味其间，自得其乐也，至于韩愈之言，亦未尝不对，他是说在上者，肥甘足于口，轻暖足于体，采色足于目，声弦于耳，无往而不快，是无所用其慰，即或鞅掌有隙，亦为被丽弦歌，取媚泉石，其能寄情于翰墨，染意于松烟者，盖千百中之一二耳！”

老将军文兴大发，挥了一下芭蕉扇又道：

“你既知道这道理，所以要特别约束自己，万不可养成腐朽之躯，懒于行有为之业也！”

照夕颇有所感，连连点头称是，二人这一掉文道典，一旁可苦了陈氏和思云，陈氏倒幼读诗书，书香门第，听来尚能会意，那小丫鬟听得直翻白眼儿，小声问太太道：

“太太，将军和少爷说些什么啊？我一句也不懂！”

陈氏笑道：“你自然不懂罗，老爷子又在掉文呢！”

思云吐了一下舌头，太太却大声笑道：

“好了！好了！有完没有？我只一叫他来，你就给他来这一套，真烦死人了！”

将军笑着上下看着照夕，得意地对陈氏道：

“这孩子是不错，很有见解，差一点儿把我考住了！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一个小丫鬟跑上来，对太太请了个安道：

“对门儿江夫人和小姐来访，要见太太！”

将军忙站起道：“快！快！你下去，我到里面去！”

照夕遂也向二老行了个礼，匆匆而去，小丫鬟思云跟在他后面嘻嘻笑道：

“少爷！江小姐来了，你不去看看呀！”

照夕脸一红道：“江小姐来了怎么样？又不是找我来的！”

思云笑转着一双大眼睛道：“那可说不定！”

照夕回身瞪了她一眼道：“你不要胡说八道……”

思云小嘴含着指尖，娇声笑道：“哟！少爷！我又胡说八道了！前天打猎时，不是碰着她来着，今儿个就来访了，真快！”

照夕正要喝斥她几句，却见念雪远远从后面跑来，一面叫道：“别走别走！太太叫你呢！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叫我？”

思云抵嘴一笑道：“你看怎么样？我猜的没错！”

念雪已跑了过来，笑着对照夕道：“太太在客厅里，叫我来请少爷！”

照夕剑眉微皱道：“有客人没有？”

念雪点头道：“对门江夫人还有江小姐！”

遂又一笑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照夕顿了顿，心说娘也是，都是女人，叫我去干什么？但是母命又不能不遵，当时把衣服拉了拉，两个小丫鬟一个为他重新编着辫子，一个用小手巾拂着他紫红缎子坎肩上的尘土，因为方才他在后院骑马来着！

念雪还在他帽子上哈了口气，又用绸子手巾去擦，却为照夕推开了，他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这是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去攀亲，瞧瞧你们俩！”

思云、念雪也不禁格格笑了起来，照夕气得脸色通红，径自迈步，直向内客厅中行去！

还没进门，就听见母亲的声音在与来人道：

“我把他叫来，江太太你当面问他，看他愿不愿意，这孩子呀……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厅前有紫红木隔断遮着，他不由把脚步放慢了些，又听见另一个吴依软语口音的女人道：

“这还有什么话说的！咱们是老街坊了，式威和管将军也是多少年老交情了，你把他叫来，我当面说！”

照夕靠在隔断边上，心中不由奇怪，忖道：

“她们要和我商量什么？”心中正在不解，却听见另一娇声小语道：

“娘！有人来了！”

管夫人咳了一声道：“谁来了？是照夕不是？”

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心说这是谁，耳朵真灵，当时脸一红，咳了一声，迈步入内，先向母亲弯腰叫了声：“娘，您是叫我么？”

管太太笑道：“就是叫你，见见你江伯母，还有江小姐。”

照夕侧过脸来，见正面檀木太师椅上，坐着一个年约四旬的妇人，珠翠缠头，身着淡白大红两截小袄，手里拿着垂珠团扇，正自望着自己微笑。

照夕认识她，这位夫人常来家里，只是自己很少和她说话。

在她身侧，坐着一个少女，约有十七八岁，身材修长，生得蛾眉杏眼，肤色白嫩，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自己。

她嘴角微微向里弯着，露出一对浅口酒窝儿，似在微笑。

这姑娘，照夕在昨天打猎时，才见过她，知悉她是对门儿的三小姐，新近由杭州回家，传说她是学艺回来，有一身好功夫，可是自己并没见过。

只见她身着浅绿绸子汗衫，袖口儿却微微上挽着，露出半截玉腕，左手腕上带着一只翠镯子，下面穿着折幅马裙，足下是一双鹿皮小马靴，手里还玩着杏黄的小丝鞭子，满头青丝却挽了再挽，一任它半垂着，显得一派青春娇媚之色。

照夕很少见过这种打扮的少女，因为那时女孩子讲究不出大门的，像江小姐这种走马射箭和随便衣着的姑娘，很是令人惊奇而少见。

可是她那种落落大方的姿态和浅浅的微笑，确能在首次见面时，给人以特别清新的良好印象。

照夕只看了她一眼，忙把目光转向一边，同时躬身叫了声：“伯母！”

他目光转视了一下江姑娘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却没有说什么。

江夫人已笑着站起来道：“好孩子，我才给你娘说你呢，快坐下……”

照夕落坐后，江夫人笑咪咪道：“这孩子几个月不见，又长高了。”

丫鬟献上了茶，照夕偶一抬头，那位江小姐，仍然玩着她手上的丝鞭子，一双大眼睛正在看着自己，照夕这一看她，她却笑着把目光转向窗外去了。

照夕动了一下身子，似显出不自然的样子，管夫人笑道：“你的伯母来说，后天是她女儿雪勤姑娘的生日，他们请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去玩。因为江姑娘新由杭州来，又没见过你，所以想请你也去，人家怕你不去，亲自请来了！”

照夕浅浅一笑道：“这点小事伯母打发个丫鬟来通知一声就是了，怎能烦劳伯母和姑娘千金之躯！”

江夫人笑道：“还是你会说话，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后天一早就过去……”

说着用手一指她女儿，笑道：“你们认识吧！”

江姑娘笑着摇了摇头，江夫人遂向照夕道：“这是你妹妹江雪勤！”

又一指照夕向女儿道：“这是管公子，他叫管……”

管夫人接口笑道：“管照夕。”

二人各自交换了一下目光，俱把对方名字暗暗记在心中，管夫人笑看着雪勤道：

“听丫鬟说姑娘也会骑马射箭，是真的么？”

江姑娘笑着看了照夕一眼，微微地点了点头道：“侄女只是玩玩而已。”

管夫人道：“危险呀……以后可别玩啦，摔着了可不是玩的！”

雪勤看着照夕，浅浅一笑，遂把目光视向地面，江夫人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谁说不是？可是说她她也得听呀！从杭州回来，还练了一身功夫，她父亲高兴得了不得，我是真为她发愁，一个姑娘家，夫人你说，练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咱们家还用得着她把门护院是怎么着？”

管夫人一听，格格笑了几声，用眼一瞧照夕道：“妹妹你不说，我也不好说，这孩子还不是一样？一天到晚不是舞剑，就是玩弓，方才他爹还在说他呢！”

江夫人笑道：“可是他是个男孩子呀，我们这是姑娘，你看看！”

雪勤听到此，不禁小嘴一撇，偏是当着生人，不好意思说什么，一时面现桃红。偷偷瞟了照夕一眼，却见他正自忍着想笑，不禁急得娇哼了一声，晃了一下身子，逗得两位太太都笑了。

江夫人笑道：“不叫说也行呀！你想想，你自己练功夫不说，还强迫着丫鬟们练，害得她们一天到晚在我跟前叫苦连天，这是好玩的呀！”

管夫人笑着道：“叫丫鬟也练？”

江夫人一拍腿道：“可不是，每天天不亮，都叫她给叫起来，晚上半夜才睡，说什么练三五更，夫人你说，这不是作怪么！”

照夕在一旁听得忍不住“噗”地笑了一声，雪勤在她娘跟前，不禁臊得脸通红，娇哼了几声，直想掉眼泪！

江夫人这才止住了话，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笑道：“我也没屈说你，这么大姑娘，当着你管哥哥还哭呀！”

雪勤噘着小嘴道：“人家也没强迫她们练，是她们自愿的嘛！你就说我，以后我也不教她们了。”

江太太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娘屈说你了！”

雪勤抿嘴一笑，又偷看了江夫人一眼，夫人遂也抛开话题，笑问道：

“后天你都请了些什么人？”

雪勤浅笑道：“除了诗社的几个朋友，再就是侄女师门两个姐姐。”

照夕不由一怔道：“全是女的？”

两位夫人不禁又笑了，雪勤白了他一眼，浅浅一笑道：

“也有男的，诗社里的！”

照夕这才一块石头落地，心说要都是女的，打死我我也不去！

管夫人笑斥道：“瞧你那样，女的还能吃了你？这么大孩子了……”

照夕不由俊脸一红，江夫人遂笑道：

“诗社是她父亲为她请的，都是一些老朋友的孩子，有男有女，都是年轻人，他们十天见一次面，赏花作诗挺有趣的！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暗想这倒挺好玩，只是怎么我不知道呢！

想着不由看了雪勤一眼，雪勤浅浅一笑道：

“管兄若是有意，小妹也欢迎你加入……”

照夕看了看母亲，遂含笑道：“岂敢！”

江夫人微笑道：“后天正是他们诗社聚会的日子，又是她生日，所以社里发起要热闹一下。要依着我，小孩子生日，怎敢惊动大家！”

管夫人嘻嘻一笑道：“年轻人嘛，叫他们聚聚也好！”

正说话间，跑进个丫鬟请安道：“太太，开饭啦！”

江氏母女忙起立告辞，管夫人留也留不住，只好和照夕亲送至

厅门口，二位夫人握手道别，那位雪勤姑娘只是用脚尖在地上划着玩，不时抬头看照夕一眼，照夕才发现这位姑娘原是一双天足！只是足尖平窄，看着却是好看！

她身材十分婀娜，腰很细，尤其是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，顾盼之间，透着有情和爽朗，多少还有些少女的娇羞；总之，那是纯洁、娇嫩、美丽的化身。

照夕在她的轻颦浅笑里，似乎感到自己的矜持，是多么多余。

他不由也爽朗地一笑道：“姑娘再见！”

雪勤扬了一下手中的丝鞭，瞟了这位俊少年一眼，笑道：

“管兄后天一定要来，小妹还想多多讨教呢！”

照夕正想说话，她母女已姗姗转身而去，随行的小丫鬟本在外厅里等着，此时向管氏母子请了安，才跑着跟了上去。

管夫人又叫了声好走，才转身而回，照夕不由问母亲道：

“我们在这住了六七年了，怎么从不知道江家有个姑娘？”

管夫人笑道：“这位江太太是二房，雪姑娘是她第二个女儿，听说八岁那年到杭州，随一位侠女学功夫读书，她爹倒也真放心！”

照夕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怪不得人家都说她有功夫呢！”

他心中忽然又动了动，暗忖：“她临走时，不是说想多多向我讨教吗？”

想着不由皱了皱眉，忖道：“要是文学方面，我也许尚能应付一二，要是武技，那可糟了……”

“我会什么呢？除了会射箭，再就是马师傅教我的两手剑法，那怎么敢和她比？”

这么一想，不禁大大地发起愁来，匆匆和母亲进了饭厅，将军早已在座，笑问夫人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管夫人嘻嘻一笑道：“是来找照夕的，后天请他吃饭！”

管将军怔了一下道：“怎么请他？什么事请他？”

夫人这才把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，将军点了点头道：

“老江早就说他女儿请了一个诗社，很想叫照夕也加入，我也答应了，只是回来就给忘了！”

夫人一笑道：“你呀！这不得罪人么？”

将军笑了笑道：“忘了有啥！后天他去了提一声也就是了！”

管夫人又想起那位江小姐，不由对将军道：

“你看看人家，女孩子都能骑马射箭，听说练了一身好功夫。”